

皇

明

史

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吳璽陳孫陳高張林王邵列傳第四十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也父爲沅陵主簿誣繫京訥乞身  
代事未白而父歿由是自痛憤大肆力於詩書而益究  
心性理之學爲文章有根抵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喜  
閱岐黃方術書以醫名江東永樂不崑山令舉醫生至  
京而是時西楊輔仁宗監國薦令教授功臣子弟而  
禮部侍郎儀智遣其子銘從受學焉文皇帝召見齋  
衣備顧問洪熙初用沈學士廖鵬授監察御史出

江自振風紀表陸宣公里修岳列王墓斷秦檜碑  
京超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考滿進左副都御  
仍理院事訥前後皆泄臺職凜有手裁而不察察求  
過然奸贓不法之徒亦自消沮人服其正直忠厚正  
元年天子幼冲閣臣方請御經筵開講讀訥乃錄

公小學集解上之其志務行所學非苟論著

前代名臣諫 厲臺屬 共統六 請老弗訖

再疏乃特賜宴而遣之南京 巖表坂 請

燻以紫貂裘帽白金百兩弗受也 居正事讀書

務開世教每見淺學後進目爲趨航船秀才言其群  
多人偶語紛紛祇供談笑而已爲人古貌古心環堵  
然周恂如巡撫江南欲爲創新第城中訥辭謝曰訥  
不愛華靡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致  
丁九年乃卒年八十六謚文恪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也永樂二年舉人明年以乙榜授  
松江府儒學訓導學宮故有號舍集諸生讀書曠居人  
驥至敕令肄業皆滿驥從時夜携茶粥往勞稽諸生勤  
惰諸生皆感激嚮學多成材九載滿當遷諸生楊珙壽

詣闕乞留敷陵監國德與還任復督教事三載十七年

師送薦陞太常博士上謂送曰劉復節九年御史我白考方授以此職不輕以與人也宜德初陞考功員外郎

太常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右侍郎踰年

真七年奉勅巡撫畿內諸郡是年保定真定蝗上以

憂特勅往視騏至督民收捕不爲災八年請老調禮部

辭改南京吏左十三年九載考滿乞致仕不允陞南京

吏部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乞致乃得歸門生大

學士陳循時直內閣謁驥請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

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聞言大不悅曰君爲輔

臣爲天下進賢才豈宜私一座主循大愧冀歸數年茂  
陵復辟。公祿大夫驥居鄉不謝賓客然不造公府過  
客則答訪舟次布衣芒屨首竹笠課農作晨夕與野叟  
遊處好吟咏矢口適情不雕飾而有高味年雖老事兄  
教諭騏愈恭謹兄弟蒼顏白髮齒德爲鄉閭之冠成化  
間監察御史梁昉疏請優禮如漢故事上嘉悅賜勅存  
回勅曰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事累朝官登八座  
自去山甲壽屆百齡進退從容體履康豫綱惟風采嘉  
歎不忒茲特遣行人賞勅存問并賜羊酒令有司月給

食米三石優贍終身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佇聞讜  
論用慰遐思卿其體朕至懷是時驥年九十七矣勅下  
驥未及見而卒有司疏請如例葬祭驥子鴻臚序班完  
本父遺命上言臣父先臣驥正月卒十家臨終語臣毋  
曰我即死朝廷賜葬必須辭免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  
葬事累鄉里今者皇上念驥先朝老臣特加優恤而臣  
亦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禮部言辭葬固  
魏驥誠心賜葬乃朝廷盛典伏惟上裁上曰朝廷卹典  
乃爲盡忠者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

覽奏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賜謚文靖驥身不勝  
衣言不出口雅望爲國具贍正統中瑞振最怯能用事  
諫視公卿驥遇振不避車振卒不敢有加於驥見必呼  
先生驥禮振惟帕一方振亦不之較也驥居官時嘗出  
俸金卮下刑曹卽刑曹卽請封鑰驥艱然曰後生輩何  
待前輩薄也及還驥驥付銀工碎之皆廢物驥笑曰卽  
司豈無良至此乎銀工私於蒼頭曰昔刑曹卽舍人嘗  
爲此物出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驥驥戒蒼頭曰慎  
毋洩之彼不安矣寧亡金毋令失權也已而刑曹卽



出守辰州來辭驥且請教何以出治郡也驥曰君練事  
久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爲第煩敕舍中雖至親不可忘  
防檢刑曹卽深念之久之舍人事覺守大慙鑿俸金酬  
謝驥笑曰君誤矣柰何以不明迹加人不曠乎予金固  
在未嘗失迄不受也蕭山故有祠祀宋縣令楊時驥家  
居嘗帥鄉人修築海隄鄉人德之成化十九年邑人請  
于朝配祭時從之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也洪武二十三年舉人卒業太學  
試吏部高等授桂林府儒學教授是時粵西方脫兵甲

未遑庠序之事璉至身誘諸生講誦經史習文章由是  
絃誦日興其歲犬比解元丁昂出璉門下士士獲雋倍  
它却是時都督韓觀總兵鎮守猛悍不下士獨折節璉  
見必稱先生九載秩滿陞國子助教文皇入國擢知許  
州州人初皆以儒者易之璉曰儒與吏異乎民胡不可  
以儒治也一切寬厚寧民民率相安於簡易樂從其教  
化居數月俗多淫祠盡革毀淫改滁州滁當京邑要衝  
首驗丁賦省民徭役征歛之苦修學校勸農桑民用太  
和政暇時與僚屬賡咏醉翁亭上百姓稱小歐陽上比

巡過滁璉上巡狩領廷臣上璉治行滁人恐遷去詣關  
乞留特陞揚州守掌滁州上征木雅失里還上平胡頌  
安南平上平安南頌已復做柳宗元上饒歌鼓吹曲十  
一章上愛璉文學兩命同考禮闈外艱奪情起陞四川  
按察使宣宗卽位召還爲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數  
年祭酒無特負專任璉正統元年陞南京禮部左侍郎  
六年致仕璉於書無所不讀嘗過關有書數車悉封鑰  
關吏曰宦索耶璉不答令家人啓篋盡書也關吏猶疑  
隨手探書出困璉璉誦答無遺脫見書中多璉手記

服長跽謝罪家有萬卷堂多秘府所無之書四方學士  
來觀必館穀焉璉之去滁也滁人仿之于醉翁亭與歐  
陽修王禹偁爲三賢祠景泰五年璉卒年八十五

孫鼎字宜鉉廬陵人也永樂間鄉舉初爲松江府儒學  
教授鼎之愛士甚於士之自愛卽有司皆尊敬鼎踰於  
下司之尊敬上官也鼎嘗奉表詔入臨府中誤翻戴喪  
冠太守見之亦遂效之而翻其冠其信慕若此秩滿以  
楊文定薦陞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校士不盡拘文藝  
重德行學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以身爲率不事譏防

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  
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  
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  
堂前有畀諸生回嚼之一生獨取其二昂問之對曰留  
歸以奉二親也昂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民饑奏免  
田租什之七賑粟萬石餘石全活民甚衆庚午秋試  
時上北狩禹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  
燕餞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隨諸君於不義  
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旣而詣闕上疏請

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泣所部道  
過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卅裏扶日月兩人清淚  
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是年勅封父母得告歸者及  
恩命至父擁騎郊迎萬徒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  
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闕當道屢薦不肯  
起郡守金陵張瑄疏萬孝追魯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  
思之職名卿大夫過其鄉必禮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  
業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爲大順元  
年年六十六卒

論曰吳公篤行君子也耻爲流俗師不應辟以醫舉西  
陽獨識拔之卒履臺端爲國名臣知遇亦奇矣哉魏公  
歸田遠跡朝市死不邀榮可謂行過乎儉先進流風固  
百代之人物乎陳公蓋亦一代文儒或言其獻頌近謏  
宋景濂事太祖有嘉瓜頌劉青田有瑞麥頌文臣之欲  
鋪張主上功德類有此胡足訾也孫公益特達不凡校  
士不以文法自拘今人所不能其氣誼足鼓動乎多士  
今之人亦難得之於其弟子上北狩上書自效道遇知  
已一腔熱血情見乎辭斯古之狂也豈曰今之人乎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也父員諱宣德中進士歷官福建  
左布政使選登天順四年進士初試禮部在瓊山爲編  
修得其文讀之曰此古君子也大學上呂原取宜第一  
人及相見而貌不揚在瓊山曰吾聞賢聖無相荀卿子  
豈欺我哉授御史獨持風紀修撰羅倫論大學上李賢  
謫官選率同官上言奪情非禮倫請終制綱常節議不  
宜外斥出按江西兩司皆倣徃事素服進謁選曰此非  
憲綱體也人臣觀君服必視其品傾獨殺於御史前乎  
兩司相傾皆以選能持正不敢趨媚苟容已督學南畿



諸生試卷不糊名選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耶每按部就正學官徐行審觀周旋磬折絃歌俎豆仰然苦風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再轉河南提學副使館御諸生一如南畿時時太監汪直被命巡行郡國都御史以下匍匐趨拜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非都御史比其職掌宗主斯文爲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嚴正而舉止又有禮諸生濟濟在門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謝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

出尋轉按察使內艱去起陞廣東布政使選曰布政使  
職在承流宣化至則首以太祖所頒布六諭日使替者  
振木鐸以徇于道路置褒衣幅巾擇耆民有德者授之  
使教其子弟蒞治不用刑朴隸人惟令業巾帽于左右  
以閑其心肇慶大水具奏災傷不待報卽令開倉發粟  
賑之市舶太監韋春奏增均徭餘戶六十人辦方物選  
援詔例得請停免春恨甚而春先是所勒富民供具及  
與市民和買諸權利選悉條列禁止番人撒馬兒罕使  
臣浮海還國柱道至廣欲往滿刺加市後猊入貢選上

言曰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  
不惟防玩好之漸寔以杜窺伺之萌也迺者珍禽奇卉  
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  
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  
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剋卽如後魏本非  
澤國所產假借意措入海宜索幣擾寰中貽議海外是  
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下驅逐時眷喜  
得者火進貢爲奸利先是常遣其黨私與海外諸蕃通  
貿易至是番禺知縣高瑋禽獲之發其贓巨萬選爲奏

聞事下巡撫都御史宋旻不敢詰眷亦誣奏選黨比高  
瑤和同貪墨上遣刑部員外郎李行即與巡按御史徐  
同愛會訊眷復鈎致選所黜吏張聚使左證選聚不從  
大拷掠聚口死即死耳安放以私憾臧公義陷正人也  
行等無可羅織乃以其擅劾倉粟事坐奪官被逮嶺南  
人數萬遮逮官泣留不肯奉詔命願爲選死選亦泣語  
百姓曰此非所以愛選也君命誰敢抗乎徒步相從數  
百人勸請闕陳白而選囊頭鈴赭坐舟中受笞苦遂得  
病行至南昌卒其友人張元禎歛以䟽絡或咎其薄元

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之以時服公志也張襲乃上言曰  
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誘乃致上疑於其君魯參大  
賢而三至之言不免近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毋  
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鏹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  
月恩同父母誼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  
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予處  
辟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蕭春通番敗露知縣高  
璠按法持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柰  
何宋晏徐同愛怯執保姦奴首鼠兩覘以致蕭春橫行胸

慮汗鱗清節勞惑聖明勘官奉行承眷願指鍛鍊成獄  
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  
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  
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旣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  
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額天終無異  
口言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  
倉曲蔽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其妾爲夏姬詎夷齊爲盜  
跡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謀報災老  
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慝爰食不

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  
以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  
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  
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毋一至於  
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姦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祇節  
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  
野未自給百無所圖收身死披陳其心鬲錢者誠痛  
忠庶之士啣屈抑之冤衣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  
人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正德中贈光祿卿謚忠愍

高瑤者閩縣人景泰中舉人令番禺公庶有威縣旁蓋  
春先創有一寺自瑤至僧不敢杵鐘春亦爲撤鐘去瑤  
旣搜沒春贓選獨移文獎勵選旣被逮瑤亦落職束書  
數筭戴平頭巾飄然去亦一奇士也

論曰春秋王人序諸侯之上選焉直指不肯以非禮之  
禮示貴倨於藩臬諸大夫所謂有道之君子非耶夫禮  
之行也所以別尊卑定名分自朝廷以達於郡國一也  
以意而卑之者固非以意而抗之者亦非彼哉權監其  
能得之於都御史者不能得之於一提學也又何怪焉



至其出長旬宣獨一縣令金可共事諸要路者皆與  
一時之權貴者比而我又相左也卽有尺一之疏爲民  
請命而吮疽舐痔之一輩鄙夫相隨而媒孽其後遂致  
身向桁楊蓋樞宰道路讀張聚之一疏守道之士不能不  
爲之哽咽云 聞選 督學其中 韓襄毅父喪選  
青袍往弔或訝之選曰公服不敢以私易也往拜徐武  
功武功屏撤樂器而延之 誠憚其守正云

張悅字時敏華亭人也天順四年進士初爲刑曹郎朝  
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  
嘗有言耳訖事而復之曰是無大罪者吾據法施之矣  
敢僞言以示恩出爲浙江提學故事校士皆糊名悅去  
之曰我且有疑人誰信我津要以子弟請託一無所徇  
浙上信服成化中兩轉爲按察使進僉都御史工部侍  
郎泰陵卽位諸大臣相率上疏求去位悅獨不可曰更  
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耶弘治元年改禮  
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應制陳言請遵舊章恤小民崇

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并修德圖治二疏上皆嘉納  
時三原長吏部倚信悅三原致仕衆望屬悅內閣故欲  
進用翰林出悅南銓尚書尋改兵部參贊幾務凝重簡  
靜上下安之守備太監陳祖生會悅必推上坐不敢與  
悅齒四年六疏乞歸加太子少保致仕悅平居畏謹人  
未嘗見有疾言厲色德量爲一時鉅公表率嘗語人曰  
古之聖賢凡所欲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  
之人去古聖賢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  
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悅笑曰此正不

善讀書耳世豈有博書本行而悞者家居見風俗奢靡  
日甚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  
儉約適情有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  
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楊文懿嘗曰吾友三人時敏廷  
秀鳳儀皆始仕刑部爲名卿

林瀚字亨大閩人也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歷陞諭德弘治三年爲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  
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

規不無遺村淹滯之嘆詔令開貢四年九年進禮部右  
侍郎仍掌祭酒事祭酒膳役金歲百數瀚悉貯以構公  
習及諸師儒寓舍典成均垂十年教士嚴而有恩十二  
年改吏部右侍郎尋轉左明年晉南吏部尚書會災異  
率指條陳時政十二事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  
傳奉爲中書舍人上疏中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  
職收固中書成命以杜倖進之門奏入忤旨乞罷免不  
允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  
重祖宗之根本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

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政治之根本明年甲子適符洪武十七年聖祖開科取士之期宜加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是年請老疏云臣在南京親見諸尚書崔瑄董越謝綬王繼陳道乞休不允三年間相繼物故願陛下憐臣俾遂首丘不允未幾孝廟賓天正德元年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幾務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付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貽謀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勿假貴戚力行先帝割私

任公戒飭兵備常若先帝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不怠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倣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于天下矣其次集群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疏中多觸權姦語時逆瑾正用事恨瀚甚已而南中蒙省章繼上侵論瑾瑾怒盡逮諸言官瀚又亟欲疏救諸言官瑾遂矯旨降瀚浙江左參政

致仕已復榜諸朝堂指爲奸黨瑾誅復官尚書仍致仕  
副使陳伯獻稱瀚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  
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相  
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贈太子太保謚文  
安瀚父元美起家永樂進士歷官知縣知州知府瀚九  
子皆貴仲子廷樞嘉靖中爲工部尚書謚康懿季子廷  
機隆慶初南京禮部尚書廷樞參政雲南時瀚已八旬  
有一乞終養許之仍詔有司存問廷樞子炫亦以是年  
登進士以禮部主事謁告還籍三世同堂衣冠赫奕閩



以來所未有也廷機伯子燠亦官南京禮部尚書父子相見爲宗伯仲子燠廣西按察司副使燠謚文恪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也少聰悟更工書里人有爲府史者常致鴻儒佐書府中太守段堅見鴻儒書奇之問府史府史對曰臣里中一王書生也堅卽召見驚賞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經世文章也未幾發解河南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筮仕南京戶部權舟淮安督稅鳳陽皆有聲蹟弘治中陞僉事提學

山西已又進副使仍督學政凡九載教人不顯文苑正  
已率士簡約條束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竟日不倦士津  
津信嚮上見先後臺臣薦劾思物色之未遑也嘗與華  
容論人才曰藩臬中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  
大夏對曰此人才行不易得誠如聖諭無何敬皇殂落  
鴻儒念以外僚獨受上知感激悲泣遂謝病歸正德四  
年家拜國子監祭酒不數月遷值外艱七年又家拜南  
京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甄拔人物不  
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

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顧與宸濠通語曰鴻  
儒舉前輩諷之曰吾儕位至九卿當以夏忠靖王塩山  
二公爲師法二公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  
天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而社稷生靈乃有攸賴完意  
不悅十四年陞鴻儒爲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濠反完  
竟自珍其身名鴻儒聞上南巡政圖黨難療憂飲泣疽  
發於脇遂卒諡文莊段太守蘭舉人晚累擢書宣導化  
理南陽人今祀于志學書院太守段與諸生講習處也  
鴻儒弟鴻漸亦舉河南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左布政使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李東陽主考南  
都門下士也初知許州教民禮讓勸課農桑事係風化  
百廢俱舉弘治七年入戶部爲員外郎中陞江西提  
學副使李東陽與之詩曰職在文學官在憲政宜嚴肅  
教宜寬他日寶語人曰余官江西每誦李先生之言深  
得其力尋長浙臬歷江西湖廣左右轄陞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總督漕運是時逆瑾用事實無所愧謝勒令致  
仕瑾誅起貴州巡撫尋陞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遂以  
母老乞終養寶歸朝夕承歡如少壯時無事但親書史

深居簡出別號二泉人每稱之泉翁寶辭謝曰寶幼也  
孤教育於母幸今歸養養不能具物而以心承焉寶或  
微病輒累親心見吾色煦則悅言揚則悅不然則否由  
是日計無可以悅吾母者我思古人於老萊氏得我心  
焉推類而效之蓋無不爲也然吾年逾五望六矣距夫  
古人之孺老者行將及之病非親所悅而悅老乎泉翁  
之孺吾甚不願聞於吾親也古者親在恒言不孺老老  
不可諱而若諱焉非惟過尊亦將以悅之而已矣君子  
之稱我固將以尊我敬我也尊我敬我而不悅於吾親

寶也懼敢辭惟重爲親圖之李東陽貽之詩曰月窟蟬  
捐康節手深衣間稱老萊衣寶終身誦之物非止所以  
不以養親所居二泉精舍有門人來督學者過之欲爲  
精舍置祭田諭無錫令饋以入官閑田寶致書辭曰辱  
過精舍山水增多矣辱置祭田初亦未見不可旣而思  
之寶昔年在撫州嘗止諸生爭古寺基今受此是人已  
異致後先殊情也敢辭之精舍從屋亦以是故不欲尺  
寸之益若復益此是利之也利之弗遠如尚德何是以  
敢固辭之請勿留念是望吾友誠愛我宜聽吾辭如不

吾信雖勤百致決不敢取戴天履地字字由裏惠山之  
靈寔聞吾言惟高明亮之世宗嗣統薦起南京禮部尚  
書郡邑有司勸駕寶笈之書曰士之用世日必量而  
行不行而後量一曰量才二曰量志三曰量力寶也不  
才不能用於世固矣而人不謂然者蓋自筮仕以來在  
許州人事勸課矣入爲戶部屬嘗從考及出  
江西人自從事程試矣若是者皆粗疎跡也他當  
僅可追責而已而可謂才乎其于臬于藩于漕不及  
去之且獲咎焉又不必論也若今之地則非昔之比矣

以昔所爲而施之於今可乎此吾所謂量才者乃槩言事實而知其必然非泛爲譏遜云爾竇旣不才重以母老且病無人侍養於是懇乞南歸歸及半年竇得危疾大驚毋心當是時有不言離朝言離則夕以病夕言離則朝以病病乘衰至愈將無口侍養之缺猶前日也茲艱日思百念俱灰又可知矣蓋區區今日之志如此而望其有爲乎哉此吾所謂量志者猶夫才之謂也惟我之疾在醫書蓋第一證也說者謂無幾全卽全矣不戒則復復則不可藥凡我姻友近者以言遠者以書不曰



戒勞則曰戒怒戒勞者曰雖詩文亦不可作爲其損心  
精也詩文不可而可簿書乎戒怒者曰童僕有過不宜  
作嗔爲其動肝火也童僕不可而可吏民乎強謂可出  
出將奚若舟行則不任夫眩也輿行則不任夫頓也人  
猶可扶也至於逐命謝恩朝叅陵謁拜跽興伏亦將扶  
於人乎不可也凡此大節下至交承應接發言行事氣  
不隨心必多舛誤至是而後退處館舍曰吾疾又作此  
養病地耶此吾所謂量力者亦猶夫才與志之謂也是  
豈惟吾知之人皆知之特不肯言耳不言可也而欲強

之何居且竇宦學餘三十年矣勉強從事少圖建立豈  
非平生之願哉顧以情事如此不能自副故耳守知足  
之戒以終養吾親期免大戾而已竇仍䟽懇終養天子  
不忍奪其志且勅有司存問其母時人以孝榮之比卅  
沒竇僅終喪亦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竇嘗曰願爲真  
士夫不爲假道學蓋真一代純儒云所著有端簡錄學  
史錄巡撫吳廷舉以二書上于朝付史館竇與西涯師  
生情義懇篤西唯沒竇執喪如子爲位哭泣而西涯故  
亦以國士遇竇云

論曰語有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邵國賢恂恂未有講  
學名也而今之言道學者必歸焉何也彼其誠心質行  
固信於士大夫也所謂不言而躬行者耶且其養毋務  
其悅斯爲以志養矣士務爲其真斯無愧於士大夫矣君  
子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三

儲瓘 景淳 列傳第四十一

東莞元尹守衡著

儲瓘字靜夫秦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授  
南京考功司主事弘治改元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  
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遠謫瓘於是上言  
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變節辱身乞取而寘之風紀  
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旋求敢諫之上不  
若先用已試之人上從瓘言下吏部盡起用之耿好問  
爲尚書改入爲考功郎中考察庶官雖堂官不假借好

問嘗覈一官得實忽改評讎不從謂好問曰公所執何  
異王介甫兩侍郎並坐省中好問大慙良久曰我爲渠  
知已然非我莫能容也朝士聞之悚然曰儲君陽秋可  
畏九年武岡州知州劉遷以岷王奏訐逮下獄六科都  
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連章論救之上怒  
介下獄讎自上疏申救諸言官不報尋陞太僕卿陳馬  
政便民者四事報可開局無事讎得顯心經史益習於  
屬朝典故上疏請勅在廷臣僚先後會蒙召問者備錄  
夫對之辭進覽宣付史官存古左右史紀注言動遺意

報聞明年陞僉都御史總糧南京又明年入三部爲侍  
郎當瑾用事每多撻屈公卿顧不敢儕視嚙彌嚙曰先  
生嚙輒自愧憤引疾求去去數月瑾誅不數月召起還  
部諸佞幸相繼用嚙又不樂明年又乞休去又明年召  
起南戶部是冬改吏部左侍郎尋卒卒時素筆書國恩  
未報親養未終八字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藏至數  
大裘竟以殉歛上賜綺幣悉製衣以悅親其忠孝蓋天  
性云謚文懿

論曰陽明之成進士也時嚙已爲罔卿居然前輩也而

往來問學於陽明若弟子陽明嘗懷之詩曰柴墟吾所  
愛春陽溢鬢眉白巖吾所愛慎默長如愚二君廊廟器  
予亦山泉姿度暈較齒德長者皆吾師置我五人末庶  
亦忘崇卑嗟夫士之以道德相應求也固不當爾耶柴  
墟巖之別號也白巖爲太原喬宇陽明之討寧藩宇在  
南京參贊

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也少攻制科業聲籍甚而家故貧教授里中自給久困諸生間一日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遍舟景淳厲聲叱之曰吾在何爲者卽應聲滅心頗自負他日當有大貴及薦于鄉其明年遂爲會試第一人己廷試復第二人時綴青紫之士誦其文以與王濟之唐應德共尊爲一代齊盟王初授翰林院編修尋入內閣理誥勅滿九載遷侍讀進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學士分考會試三王應天試一王武試二總校永樂大典以太常卿領南京國子監祭酒己卽南京爲



吏部左侍郎隆慶初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纂  
修世宗實錄尋請告予歸不及一歲而卒景淳時負文  
學重名四方造請碑誌序記日踵其門投甃而應之有  
餘功文思川湧雲聚下筆不復塗竄取詞達而已不若  
諸詞士務繡幌爲工者王元美言其爲文不近好所謂  
朱紋疏越一唱三歎有餘音矣儀貌眇小體若不勝衣  
而與貴幸大臣語侃侃亡少屈嘗從衆謁分宜相分宜  
問客曰倭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往  
北爲倭挫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者分宜客也景淳時

方以請告還朝前立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遙度之不如  
不佞目睹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躡赤  
子財賦地不佞南中人不得一單枕卧何言好亂也相  
公業不欲聞之誰爲相公聞者於是分宜改容而謝曰  
善乎生之箴我然數以口攝之矣景淳初領治誥勅陸  
太保炳爲緹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  
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景淳朦朧挾兵部移以請景  
淳執不可分宜爲請之又不可太保則索金而夜要之  
景淳不顧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擇去竟

不敢言封最後妻矣學士地親而格重不當祭酒即祭酒不當南而景淳意殊安之且曰吾懼夫不稱乎抗顏者耳居四載始得一卿佐年望雖尊重而門下士且相繼遷拜景淳謙讓未遑也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論曰我朝舉業宗匠則稱王守谿先生今天下後學配以荆川暨先生稱唐瞿矣顧舉業之文士得青紫即敝帚棄之目曰時文無益於用然用世士非是無以致身雲路顯名卿相原其無用乃其所以爲用也天下文章孰大於是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四

曾楊羅王崔鄭雷列傳第四十二 東莞丑守衡著

曾際字子啓吉永豐人也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際對策幾二萬言上嘉其才故以冠多士賜冠服銀帶上命解縉選進士中才識敏達者定爲翰林庶吉士與三及第共二十八人俾進學文淵閣上諭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爾等拔千百人中爲進士又拔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

微具體用之全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如此立心日進  
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學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爾  
等勉之朕不任爾等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各食  
其祿日就閣中玩索務實得於已國家將來皆得爾用  
不可自怠負朕期待之意上時時召試之嘗試天馬歌  
祭當上前援筆立就上嘆佳獨賜之寶帶修永樂大典  
爲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朋應制賦詩上與諸侍臣論  
文士則問得如魯祭否同邑有坐姦黨事辭及祭上特  
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祭又嘗因醉遺火延及禁垣上

置勿問滿陞侍讀學士與重修高帝實錄成陞右春坊  
大學士仍兼侍讀學士宣德啟元與修兩朝實錄成賜  
金織襲衣白金文綺進詹事府少詹事日直文淵閣祭  
歷三朝再扈北巡典兩京文衡三考會試爲文章下筆  
萬言手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常有  
餘草書雄放自解胡後獨步當世儀貌魁偉襟度坦夷  
而神清灑落能飲酒百石不醉歲時上每出大內上尊  
賜之一日趨朝以咳嗽遽引退上遙見之詔免朝叅及  
病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

爲多人以爲少易箚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  
丘卒贈禮部侍郎謚襄敏

楊庶字方震豐城人也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  
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弘治三年改南京戶科疏薦張元  
禎吳寬李東陽王鰲爲日講官月令更直以俟召問講  
書宜用大學衍義九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科道官隨入  
駁正六年家宰王恕以讒言求去疏請留之言朝廷之  
上公卿之中不可一日無王恕也不聽尋內艱起改刑  
科請以薛瑄從祀及取讀書錄貯國學以教諸生刊布

天下肯允行之已又疏論宋儒周程張朱之位宜居漢  
唐諸儒之上闕里灾請因廟宇重新更立木主以革夷  
教及改大成二字譬喻之語於謚法不合陞南京光祿  
寺少卿入賀千秋節上言皇太子講讀須先大學次論  
孟而後及中庸尚書屬對作文非帝王之學其於格致  
誠正之功有妨乞於翰林宮僚選其年齒最少性行端  
謹者一三人日與皇太子遊處爲傳德保身之助轉南  
京太僕少卿外艱起南京右通政陞順天府尹畫太極  
圖府庠北壁著太極圖記以迪諸生陞南京禮部右侍



卽世宗入繼大統陞南京禮部尚書進大學衍義節畧  
上褒答之是歲遂乞致仕詔有司月米三石役夫四人  
論之曰卿歸其願神保和以茂膺壽考著書樂道以潤  
色太平燕自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莆田林希元  
曰方震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氏低昂  
漢唐平生不作無益詩文不見異端書所著述頗多纂  
輯宋儒書凡十餘種有皇明名臣名臣言行錄理學名  
臣錄王陽明稱其爲君子有用之學云卒贈太子少保  
謚文恪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也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玘讀書目  
數行下文奇崛不落時士口屢試于鄉竟無有識之者  
以入粟升入胄監丘瓊山爲祭酒南士不聽比晉玘固  
請瓊山斥之曰若能識幾字而崛強乃爾耶玘昂首大  
聲對曰惟中秘未嘗讀耳滯留之心誠之矣已試之大  
館士無有如玘者嘆曰有士如此而不名薦書誠有司  
之過也而是科遂以順天連捷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  
弘治十一年中官李廣死言官請上出廣納賄簿按名  
鞠治玘言諸所賄廣有名官廉耻已掃地矣固不可不

治然又不可峻治蓋其間有居部侍之尊有專將帥之  
寄一旦指其名而暴之恐啓外夷輕中國之心又人情  
窘急必于貴戚近侍鑕刺乞哀是戚一李廣又生數李  
廣也况科道容有捕風捉影之疑陛下當存投鼠忌器  
之意臣願陛下曲全大體免其指名降旨密諭使自引  
疾求退或以他事黜其尤甚者陽若不知陰寔加譴庶  
潛消已成之黨永絕未起之禍安反側子之心作敢言  
者之氣時有預名卿佐以昏夜乞哀壽寧侯不期而會  
者十三人故玆言及之上遂寢不治十八年秩滿陞侍

讀武宗嗣位出爲留都卿寺歷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  
六年疏請早建儲貳以繫人心絕窺覷言臣之見左右  
大臣所共知也百司庶尹言官所共知也閭閻小人外  
至荒服夷狄所共知也或畏死而不敢言或以非其職  
而不得以言或卑且遠而不獲以言或懷祿保位而不  
肯以言甚或乘隙而竄以媒非常之富貴而幸人之不  
言爲已地者焉斯亦可爲寒心也哉何也陛下受太祖  
太宗列聖之付託以天下六年有奇于茲矣而地又天  
長萬壽無疆固將自今始也然亦必如祖宗有所付託

如陛下陛下乃無負祖宗所付託也不知陛下今之將  
所付託者何在耶前日逆瑾之謀逐榮王借使當時顧  
命大臣以死助陛下諍留榮王張綵雖狡急於助逆彼  
知有天潢血屬之在肘腋其敢萌是心乎是無血屬之  
在肘腋足以召亂明矣幸天啓聖衷卒殲滅之瑾滅之  
後可保決無瑾乎若綵則今班行中未必無綵也何以  
明之凡以公呼瑾者起此輩保能不以事瑾者事之乎  
綵獨惡著而先發焉耳賴列聖神靈俾瑾綵識庸慮淺  
其迹易見萬一有操莽者出於其間不知何以殲之伏

望陛下蚤堅宸斷爲宗社之計以繫海宇臣民之望以  
絕奸雄睥睨之心然後螽斯衍慶麟趾肇祥禮遣歸藩  
爰正主鬯斯萬世之長策也臣言至此惟知宗社不恤  
其他故不諱不諱故傷觸權姦雖階致罪辟以至於死  
臣亦甘心分內事也疏上踰年未得肯意玆復上言曰  
方今大盜並興遍布天下連城數十所過如洗運河兩  
岍焚劫殆空前日縛殺方面明日射死將官近於楊村  
剖剥參將王某夫楊村去京城幾何而眼空如此臣謂  
國本不定姦雄睥睨今何如哉忽又傳報湖廣流賊執

三國志卷之九  
魏書卷之九  
六

殺右副都御史馬炳然矣臣以爲副都御史九卿之貳也且非受命征剿之官不過遇之而已而輒殺之則九卿之長遇之必殺也九卿之長敢殺之則公侯駙馬伯遇之必殺也是尚知有朝廷威令哉而朝廷左右尚爲有人乎而臣亦備負九卿之貳亦在賊必殺之中誓當不與此賊俱生賊生臣死賊死臣生也亦痛乎國本之未定而睥睨之萌漸不可遏已至此也或至擁如盆子者一二人焉馳騫中原誘聚不逞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狐疑益見逗遛事機一變成敗分焉自是二三大

臣雖欲竊假包荒養馬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  
數十年前恐未可也而陛下尚欲與數十近習爲講武  
之舉寧有暇哉臣敢於未死之前披瀝肝膽再申前請  
伏望陛下幹乾轉坤少垂睿覽立召皇親公侯駙馬伯  
府部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酌古準今隨事擬理  
假代九廟之勤渠兼託兩宮之奉侍體祖宗之意而不  
懸定順昭穆之序而無卽真專候椒房之芳快觀前星  
之耀納衆庶於不識不知之天禩姦雄於如雷如霆之  
下則臣卽誅死猶生之年亦甚樂也是時李東陽在首



自注身家 卷五 王 四二九  
揆與諸權姦並處不能去且曰調護善類現東陽順天  
所取士也於是爲奏記曰生遠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言  
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  
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  
朝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  
集百詬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  
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  
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  
削生門墻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

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械不覺狂悖干  
冒之至東陽得書淚下尋以秩滿請老歸田寧濠甚重  
之致百金爲壽竄避山中去家人莫知其處君常有重  
其文一字不苟遇有撰作常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  
想或時閉坐一室竊矚之容色盡爲枯槁有死人氣都  
少卿穆乞銘其父墓文成語少卿曰吾爲此銘寢去四  
五度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選翰林庶  
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武宗朝諸中費用事廷相每以持

正爲所構謫判亳州稍遷爲令召還爲御史出按陝西  
鎮守廖鵬素不法痛繩之視學北畿兩中貴有所關請  
焚其書不應諸用事者復共構之逮下制獄謫翰榆丞  
遷寧國令松江承進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廷  
相素以文學見稱於時以故督學之選屢推重之歷湖  
廣按察使山東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  
川入爲兵部左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幾務廷  
相以爲南京外守備祖宗朝公侯伯皆得推用非必曰  
魏國公而後授之今且任之以終其身非制也請自今

宜同文武官例推任或以三年五年任滿史代如使事  
權偏重於一人威劫久行於有素將有如漢之郡將坐  
失荆吳唐之留後竟成方鎮非善後之策也上從之三  
年召爲左都御史疏陳考察御史條例六事言今天下  
官邪民玩甚矣御史要在除奸革弊激濁揚清閭閻勿  
使有莫訴之冤舉劾毋令有可漏之網按部宜從簡靜  
省騎從止迎送屬吏毋令越境參隨其於撫臣毋論僉  
副必側坐後班毋得仍前不遜致有猜嫌務在和衷相  
與共襄王事上嘉與頒示諸御史今守爲故籍焉已用

給事中曾忬言改兵部尚書提督十二團營兼掌院事  
廷相疏論在營三事言卒必精健而後兵可強故論選  
軍馬必臙壯而後戰可力故論惜馬兵強馬力使不置  
之以操練之法則武藝不閑戰鬪有怯亦不堪於用矣  
故論訓練乞勅部議

勿忌

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

要於武備修舉足爲國家經久之畫而後可上  
嘗語輔臣曰六部須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要因遂評  
陽諸臣首稱之曰王廷相賢矣其受知若此十八年雷

震奉先殿 工祭告修省廷相上疏自陳日記曰入臣法  
小臣庶古之士風如此天下烏乎不治社稷烏乎不安  
臣觀今日朝野之風大不類此庶靜之節盡喪貪汙之  
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便爲營利之計滋薪可以黠火  
白晝可以通神是豈清平之世所宜有乎昔在先朝豈  
無助者餽及百金人已駭其多矣今也動稱千數或及  
萬數矣豈無貪者暮夜而行潛賊其跡猶畏人知今也  
張膽明目公行無忌豈非士風之大壞乎大臣貪濁而  
日在高位則小臣得於觀感之下者將無不惟利是圖

矣京官貪濁而安處無事則外官被其鼓動之風者亦無不惟利是趨矣大小效尤內外交征由今之道不變其俗在上者日以封殖在下者日以剝削民窮盜起而國事日非矣豈非時政之大蠹乎且古之君子難進而易退寧守已以俟時毋寧速化以失已寧遁世不見知而不悔毋寧熱中阿附毀道以求進蓋以其見道明用心剛素有所養而然爾由是人主舉而用之大則可以康濟世務小則可以風勵時俗而不失民望豈不有益於國臣觀今日士大夫恬退者衆嗤其拙奔競者咸嘉

其能要路權門終日十至每遇一官有缺則必數人爭  
競而廉耻掃地矣夫恬靜者君子之流也奔競者小人  
之類也奔競者進則恬靜者必退出是以小人引小人  
而朝廷之上無君子矣無君子則法睽何由而清紀綱  
何由而正姦宄何由而除其爲世道不祥莫大焉臣爲  
拾御史職在糾劾百僚振肅風紀旣不能正身格物使  
弊絕風清復不能不避嫌疑以抗疏論列悠悠坐視日  
惟慨嘆臣之不職在廷之臣莫有喻者且夫一婦含冤  
三年不雨忠臣下獄六月飛霜事乃至微而天應甚著



况賢否顛置害及地方上干和氣以召天變實臣奉職  
無狀致之矣乞賜罷黜以儆有位則修省以實而災變  
可弭也不允廷相以內臺蕪京營且及三考初加太子  
少保再加太子太保上出內府玉帶及厩馬賜之廷相  
立朝忠直不欺奉公履正雖有甚利害無能動撻之者  
或諷之曰公疾行無善步促柱無和音廷相答之曰此  
誠有之嘗觀今世士夫以乖猾爲上謀以和同爲善處  
避事推姦將朝廷事攸悠悠坐視卒成廢閣嗟夫食君之  
祿儋君之爵而媮媮若此不先國慮而專爲身謀斯人

也平生切齒痛心以爲鑒戒遇事之當爲弊之當去卽  
毅然勇往志決必行是以有急迫而無和緩有疾趨而  
寡從容善步和音回知不能矣既而上以科臣所論郭  
勛不法事下院勘廷相與劄京營共事稍延之月餘未  
覆上怒罷免里若因門謝客著述日富家藏有十八種  
內艱時著有喪禮備纂今十六大遵用之議禮初廷相  
有與張都諫元傑言曰永集議大禮之教僕不敢放言  
但禮云適子不後一子不後大宗不得奪小宗今然乎  
不然是變禮矣以禮之變者處天子而以禮之常者處

天子之父。而曰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利天下之尊。突欲使其親絕祀。使今議禮諸君子。與吾執事。自處其父母。將且爲之乎。僕意諸君子。與吾執事。決不肯爲矣。此于治體所傷不細。蓋旣以變禮處天子。亦當以變禮處天子之父。此爲適均。漢宋二代。事情與今迥然不同。豈可執一而論。此在當國者。一轉移之間。可以立萬世之大防。執事今在議禮之次。漫以此義奉助。是時朝臣共徇於相國之議。元傑爲言官。故廷相特申其說。他日嘗曰。迂儒強執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

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幾皆不堪委任  
曰儒者貴識義理貴識治要識義理則父子君臣之道  
不虧識治要則興衰成敗之幾不迷蓋有慨乎其言之  
也卒贈少保謚肅敏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兒安陽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改  
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官瑾專權卿佐皆伏謁  
銑遇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銑他日諸史官族見  
又多長揖瑾益怒謂張綵曰翰林白尚後生多輕薄如  
崔銑尤甚瑾意不能釋銑綵曰北方賴此人倡古作

抑之不可孝宗實錄成瑾借以出練政事改銑南京稽  
勳主事銑益喜留都多名士日相集講評經史部有一  
二陋政沿爲例銑革之主者丐於尚書尚書止之曰子  
調仙也無用爲此銑曰何勤非忠何忠非分瑾誅召還  
翰林時上不親政多任諸權姦百事廢弛宰相不能自  
持銑憂之上李東陽書曰竊聞忠臣者遠不開其情厚  
師者微不格其敬銑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  
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今天下  
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

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需官肆貪  
法廢事取具而實亡雖然此見事也惟執事可告之也  
而所以拯救之者端係于一二帷幄之臣竊意執事之  
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  
藝精而適用才之余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目舉其  
進毋以浮僞溷其真毋以麤率棄其直毋以小瑕遺其  
長毋以資格緩其爲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  
其屬抑倖治貪厲耻表節嚴其進覈其僞不惟得真材  
亦可以正士習矣周上需繫民心財也今內廷之奉軍

族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  
財不足則民貧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允可以  
救死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而  
起是故亂則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  
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餼廩併庶官今皆可行也  
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禦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  
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  
以執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使乎當燎眉濡髮之  
時尚修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

勇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  
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  
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太祖定  
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  
倡者利鈍之繫也十一年九載滿陞侍讀明年請告歸  
嘉靖元年召修武宗實錄克日講明年陞南京國子祭  
酒大禮議起抗疏忤上自分必破逮僅禡其官喜曰天  
恩蕩覆得見老父幸矣銑歸杜門著書非用世之學不  
談非翼經之文不閱教人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



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即變矣邇言不狎可以  
出令矣小物克勤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  
日誦六經不力行得其字耳家居十六年皇太子立起  
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夏貴溪嘗慕之特過銑談夜午  
忘歸贈之句曰一字不曾通政府十年始得見先生未  
幾擢南京禮部侍郎以疾請致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  
敏銑爲人端嚴伉爽言動有矩時稱一代鉅儒博古好  
學爲文沉精研思奇崛簡勁讀者或不能句以是頗不  
見悅於俗而一時朝野諸名士咸推奉爲名言所著述

有松窓竊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士翼讀易餘言中  
說考文苑春秋諸書

鄭曉字室甫海鹽人也小名阿文少好嬉戲乘屋緣木  
躑躅自喜八九歲時夏月猶被絮襖逐群兒塲塲循漫  
塹捕蚌也里中王生見之謂曉父曰阿文昂類豐願蒼  
顏鳳日相當貴奈何不令學哉父應王生曰吾父積學  
一生乃官提舉吾學數十年即碌碌不自拔吾父子以  
授里中弟子凡數百顯著凡幾讀書良苦又以苦之子  
耶父之取大學序文試令識字則盡識解以字義又盡

解於是授之經傳不半載遂通尚書論孟大旨父喜益  
博以諸經子史且指古人成事列其臧否誡之曰如此  
則君子如彼爲小人苟其學如此其人如彼卽富貴無  
爲也曉謹受教嘉靖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授  
兵部職方主事曉則就其職掌盡搜九朝故牘閱之凡  
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詳爲攷覈撰次九邊圖  
誌三十卷亡何內艱服除起補武選又外艱家食八年  
薦起吏部考功主事繼轉文選卽中相嵩子世蕃以治  
中求爲尚寶丞曉不肯嵩有密疏詔貶和州判官而世

蕃且晉尚寶少卿曉父之乃陞太僕丞又迴翔南都卿  
寺幾十年召入爲刑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兼僉都御史  
出撫鳳陽時有徽人王直導倭入寇江北震動曉因上  
言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  
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若不蚤圖區區必爲腹  
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與以義  
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  
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則悍士  
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

于其間卽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  
禽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  
績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  
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已轉吏左出南京吏部尚書  
上曰鄭曉宜任煩劇南中令王用賓就彼養病可也乃  
以用賓代還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已進刑部尚書是  
時分宜當國有數大獄曉多與忤法宜於寬假皆  
則欲殺之法在所不赦者分宜則欲宥之彼此互折成  
隙加部故與錦衣獄相逼近錦衣獄多羅織不麗法比

既毋論奏之因言五城御史受訟非制宜自通政司告  
送刑部問理大理寺評允諸司毋得妄以意見出入刑  
倒法令致奸頑喜於詐害良善苦於紛拏上允之御史  
鄭存仁疏曉欺罔下廷臣會議曉素嫻於職掌疏述故  
事辯之甚悉時會議未覆分宜竟搆于上以其曠也罷  
免之晚既家居與子履淳各一書室相對朝夕探討經  
史意有所得卽呼其子詔之父子自相師友曉壻項篤  
壽同履淳舉進士時過門牆講論曉益自喜生平著述  
有古言今言吾學編履淳叙曰古之作者必雄傑不羈

之才胷中本有全書而弗得試乃著述以自見丘明司馬皆才兼文武人豪也彼其所蘊如日月有明雲寧終掩江河有性土可終湮不宜於此則呈於彼不霖雨乎當時卽山斗乎來世天之所賦非偶然豈但氓焉耳已先若幼學卽志四方無書不讀所讀必可禪用少壯入仕益諳我典常脩彼文憲耳目見聞咸類紀之博古則約其精微今則核其備人文淵藪國是著焉麗埒班揚思凌屈賈叩之驚其多聞何便便有條也稿未竟嘉靖丙辰太宰古冲李公爲趙文華訂奏論死翁羽震懼曰古

以言殺身况成書乎悉昇火孤固請秘之弗得遂竊小  
櫝藏之述古獨餘古言蓋千百之一今言存失相等逮  
歲壬戌孤請告歸始以殘帙白翁成志喟然嘆曰嗟夫  
此稿尚有存乎予行藏勲業盡於此而所存僅此乎遂  
畧以今書倫次補輯弟準天資絕人先君口相謚受準  
多代筆又三年翁遽長逝嗚呼痛何如哉胡天不使此  
書盡試諸用而徒留此空言欲以何明也翁蘊全才而  
不大任亦云爲兆震厲睽孤憂國衛身艱險歷備勁節  
雖完精力竭矣玄珠寂寞白壁幽淪光在山川天真寧



逼是廼旁觀宇內違駕初服惜繁華之易零念弘圖於  
不朽盤桓憤激委約飛文竊職掌於史官謹權衡於獨  
斷危詞隱義遠略壯猷觀是書可知是人契是心殆有  
周駕八荒彌綸千古之致豈徒一世士區區文藝名也  
噫邈此生民以來凡彼玉質金相英髦秀達道亞生知  
時不我與湮滅無聞安可勝悼夫太上以德鮮矣流形  
大塊而一無可傳非夫也可傳在我而其存與熄則命  
也黃梁得喪青史是非聖人復起賢愚有定豈其幸與  
不幸果可誰欺與故曰其位可卑其身可死其言立也

與天地相終始貧富貴賤壽夭同之然蔡柳奇葩名常  
奕實機雲高譽知不逮言亦或文以人傳人由文顯  
茲無愧允爾才難若先君所不能全殆惟壽耳使無是  
書果將同凋草木矣乎抑嘗聞作易之有憂惠王通以  
爲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深知易矣動而不時則身耻  
於行露比而入於蹇時而弗動則泥類於匏瓜節而至  
於屯潛躍有具用舍惟時廢亡悔吝而周公孔子之教  
此其最要先君率爾成書豈希贊易之心乎終焉憂患  
未釋而腹書以没丘園信乎命實爲之雖聖哲無如之

何宜昔人之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去我英雄  
遺編故屋承顏寤寐猶恍傳心音容杳冥誰能不隱雖  
違伯樂會有子期撫卷徘徊風雲蕭瑟向之七畧成於  
歆先君精忠邃學無愧於向惜子非劉歆殘缺莫補條  
具如左參詳潤色尚俟後之君子云

維皇開泰新制正經親賢和衆萬國以寧聖子神孫與  
治同興昭哉祖武萬世允繩作大政記第一

江左肇基擬國上游龍飛北固鶴返丹丘漢文天授少  
帝何尤慨彼黍離爰諱乾侯作遜國記第二

素稱旣睦周作方來富之不費貴之無猜勢以時異恩  
以禮裁均奠磐石藩翰九垓作同姓諸王表第三

永清九有寔賴虎臣報功崇德分券圖麟德薄位尊或  
覆厥身韜彭絳灌全毀由人作異姓王侯表第四

三公論道致主調元秩有等殺職共斯言爰立無方考  
慎台垣一人進退治忽攸源作閣臣表第五

魏乎冢宰百官之表責在進賢決彼群小告白乃邑休  
休皎皎吏治澄清兆民斯擾作典詮表第六

無競維人萬方之望克展其猷知恤在上荷我多賢爲

周孚倡爰條晁董以俟魏相作名臣記第七

成仁取義人臣之信寧爲桀犬不事堯舜心協三仁黨  
凌八俊立懦賤頑名教丕振作遜國臣記第八

星象考驗代有程章玄機杳默固矣梓長無災可懼有  
災亦昌誠身省躬實應之常作天文述第九

天子無外莫不尊親廣土非寶寶在裕民聚人以財財  
財以人得彼猛士慎固咸實作地理述第十

舜嚴降格說戒弗欽神無私享明德惟馨敦此仁孝率  
義推心必躬必敬昭格咸臨作三禮述第十一

言代天工惟民之極屏制曲防綱維以則擇人乃昌擇  
官斯或敬事君子慎思厥職作百官述第十二

斐荒服夏番鎮承周炎風朔雪孰匪受球總攬乾綱余  
宋長猷王者不治亦曰懷柔作四夷考第十三

北門勁寇郊畿接壤人由我益地由我廣茲備將來盍  
懲既往鎖鑰得司不兵而攘作比虜考第十四

右九十有四篇爲卷六十九曉卒履淳始爲之叙云爾  
隆慶改元履淳籲恩袞恤贈太子少保蔭一子謚端簡  
時履淳爲尚寶司丞其論時政疏曰伏惟時方多故萬

姓爰咨頃年以來上持議論囂煩終乏及民之澤下實窮愁局蹐略無樂生之心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鞞鼓一聞則三閔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洪波蕩析而四顧無烟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狼馮依而嘯聚相扇浙直閩廣財貨之藪也師勞費劇而姦宄未殲宗藩之坐窘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慘蕭條閭里烽火關河武衛陵夷卒伍驕怨內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見於尼女日月繼食於元春天心人事種種可駭臣等當慟哭流涕於陛前皇上應卧薪嘗膽於

宵旰也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  
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以資他人矣而今之最急  
孰如用賢乎諸葛亮曰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頽也陛下御極以  
來諒陰恭默已三期矣寧曾召問一大臣而實一講官  
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慮豫防之策乎竊慮高亢啖狐  
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  
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日觀絕疇咨之益便殿邈  
晉接之期回話屢懲趙普奚從補牘內批徑出蘇轍何



自封還善類既失於振揚厲階陰啓乎。菴寺言涉官府  
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始也童牛羸豕之圖不  
豫他日城狐社鼠之計莫施逮其手握王爵口啣天憲  
風行勢協彙積權移會使台輔具負六卿拱手元良愠  
悔於孤立百職駢首而奔命霜雖未水月已幾望前車  
不遠怨豈在明萬衆洶洶皆謂群小侮常明良疎間未  
有若是可獲永安者也伏願蚤奮英斷之剛以成大計  
勿爲小故之所淆弘昭蔭哲之明以任君子勿爲僻昵  
之所惑上天元子之責至重必思栽培傾覆之命爲斷

謹下民父母之望至殷必思向背岩險之情爲可畏以  
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  
以蠻夷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  
石星之流以建法家拂士省納殷士儆翁大立等疏以  
求鞭撻訐謀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而相可否  
親授絲綸都俞一堂乃成朝著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  
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不然而或  
仍彼故習則雖臯夔伊傅接踵都門晁董公孫昌言盈  
耳何補於國是之萬一且三年無及于畜艾幾事一去

不可爲矣愚陋微臣本無言責數年家食忻際清時迺見邪正相持賢人掣肘太平未兆感憤激衷冒犯天威觸怒權侍自知弗宥伏祈聖明垂鑒疏入廷杖一百罷爲民神宗嗣位乃復其官晉光祿少卿履準詹事府主簿曉同時有雷禮者字必進豐城人也嘉靖十一年進士好學洽聞初在銓司與曉同官每政暇輒以彼此所撰述相質正時人爲之語曰雷禮博古鄭曉通今所著有皇明大政紀內閣行實列卿實紀等書行世官至少傅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卒贈太保